

张大哥跟我说,忠文最近“归心”了,老实了,打算要从此一而终了。

说得如此煞有介事,却着实让我纳闷儿了挺久,怎么想都觉得不对,感觉不真实。不对呀,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?于是觉得需要核实一下其信息的真伪,于是打电话给当事人,问问忠文,他这是要干吗?

我认识忠文二十年了,他一直是我们朋友圈其中的一个有名的“花爷”。忠文个头一米八以上,大眼睛笑模样,退回二十年属于万人迷式的帅哥,皮肤白皙,头发有一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下乡的头天晚上,几个才认识不久的知青,在土屋的油灯旁喝起酒来了。外边北风呼啸,还夹着零零落落的雪花。三杯两盏下肚,暖了身,却暖不起心。从城市到农村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,大转折的第一天便拉开我喝酒的序幕。

几十年在酒里驱孤寂,增慰藉,深感此生唯一的伙伴非酒莫属。然而,也是因为酒,让我消解了人生的沉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邻舍女孩方琦,想让四处飘零如断线纸鸢的我有个暂栖处,推荐去她的学校代课。那地方在皖南山区的边缘,她将我迎上了松竹茂密的岗峦上坡,泥城瓦房,有绕梁的飢飢,也有翻灯的蝙蝠,更有如怒涛翻滚般的松风,有了古代大诗人的境遇,伤感里便泛起一丝甜美。

每天两节课,完后无所事事,于是就沿着起伏延绵的丘陵散步,不时哼着小调,不时吐出诗作,看看袅袅升起炊烟,心旷神怡了,神怡然了,再摘些山花入瓶,使屋里春光四溢,方琦和一位朱姓女教师连同我的三人行,极具牧歌情调。

春天多雨,晚上听着打窗的淅沥声,煤油灯下,温一大杯黄酒,三人对酌,酒酣之际,愉快地倾诉。酒边的交流,自然而深切,真实的,诚挚的感情也不断上升。那年,二十三岁的方琦和二十八岁的我私定了终身。酒或许有着媒介的作用。

婚后在上海,虽然家境不富裕,因为有酒,所以也滋味十足,那时豪情多,朋友也多,方琦的烹饪手艺又相当了得,打牙祭的隔三差五来,可以说少有虚日。喝不过量的软酒,损不了夫妻的感情,我们与酒暂时相安无事。

其实,我们与世无争的生活,很是充实。酒可以调节情绪,增加情趣,厮磨情意。微醉薄醺之际,精神的交往至为合拍。于是就有了酒后打油诗传递的家庭趣味。比如酒后说起往事,不胜感慨之余,信口道:“耳贴半俯对悲欢,天路苍苍心路难,岁月蹉跎容易过,浮名总在手中翻。”又比如双双倚窗看雨:“彤云密布现巍峨,路暗林昏飞燕低;带雨长风天未起,倚窗闲看水淋漓。”方琦深谙茶道,我便传诗曰:“龙井香传不老春,碧螺一片意清凉;家家茗何似以堪,妙品从来追妙心。”掺和一点小酒,生活中触处成春,世界也随之美好。有

“花爷”归心

吴霜

点儿发黄,加上性格是那种大咧咧跟谁自来熟的北京大男孩儿,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。大概每隔几个月,就会换女人,开始我还会觉得反感,后来想想,人家一个单身男士,何必管他的闲事。

在我的许多事业项目上,忠文是经常的合作者,十几年前我的好几个话剧项目,都有他的参与。他曾两次成功地我的话剧找到了投资,我们演员,定夺导演,寻找排练场地,甚至给剧组预订盒饭找临时道具,事无巨细样样关心。忠文并不属于很有管理才能的人,他更多的是关心,也就是说他过问、了解、旁观。

忠文最不缺的是热情,还有人脉,一边喝了

酒一边朋友交上了,下次说不定什么时候这新朋友就能帮上他的忙。这是忠文的本事,在北京,这是一个爷们儿最觉得骄傲的社交能力。经常会听见他说,姐呀,有事儿么?有事儿找你兄弟,没有不能摆平的。

我心里说,你还是先把自己摆平了吧。你身边的女的又不是上次那个

了,这要是有什么麻烦没了,上次那个回头头找你算账来,我看你怎么办?还记得多年前我们制作一个话剧,剧组里有一群年轻的群众演员,其中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丫头,机灵秀气得很,排练期一个来月,常看见她和忠文嬉笑调侃,我们都知道忠文的交友习惯,也并

道是:“置庐在人境,不闻车马喧。心若能闲定,狂成微澜。屋室三间大,厅堂两面宽。一橱藏古今,四壁生云烟。好音凭耳赏,好书随手翻。舞文又弄墨,聊写胸中山。偶然朋友至,酒边有笑谈。入夜依枕卧,耳语成神侃。斋名曰恢恢,心灰意且阑。人生机心息,放眼是江天。”

或许是因为有了点画名,有了点文名,外出喝酒的机便多了起来,白酒成为主

打喝品,酒量也与日俱增,往往不醉不归,渐渐酒名盖过了画名,文名。酒徒变成酒鬼,尽管好心人把鬼改成仙,其实,哪有酒仙啊!神仙是喝不醉的。

酒后夜归,方琦不敢入睡,常常陪伴到天亮,她怕醉后身体或会有闪失。我竟冥顽不化。后来,就有了酒闹。酒闹的方法很简单:以身施教。一天,她当着我的面喝了两瓶半黄酒,几分钟后就入醉乡,而且醉得呼爹叫娘,胡话连篇,弄得我也睁眼伴她一宿。在酒席上,劝酒不醉,她就端起我的酒杯一饮而尽。我于心不忍,就妥协,就投降,就与她定了城下之盟。城下之盟规定了酒量:白酒

三两为准,合黄酒一瓶或红酒一瓶,没有上限。有诗为证:“酒能助我兴,又能撩我情,不期每过份,大醉成酩酊。且伤健康体,复损灵巧心。醉妻劝适量,好言见殷殷。今后勿贪饮,过则善难称。白干三两可,黄酒止一瓶。微醉无穷意,薄醺最可人。”这打油诗,实际上是有韵的检讨书。

方琦离世一年了,一年来我基本遵守这个饮酒准则,或有过,也是情不自禁。酒伤身体,无尽的怀念时时伤着心,想起酒闹的情形,更是追悔莫及。

中共一大开会的会址,人们大多耳熟能详,但参加一大的代表落脚在何处,却鲜为人知。当年,一大代表大多住在附近的博文女校。

博文女校离一大会址约5分钟的路,在太仓路127号(原白尔路),该校创办于1917年,是一所中小学合一的私立学校。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的黄绍兰女士主持。

博文女校是一幢典型的三楼三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,当年一楼住着校长和其家属,二楼是代表的住地。走上窄窄的楼梯,便见20多平米的客室,客室连着西厢房和东厢房,南面则是天井。

暑假期间,博文女校的学生和教师都放假回去了,上海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关系甚好,她以

“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”的名义,向黄校长租借教室,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,黄校长一口允诺。于是,王会悟买来了芦席、蒲扇和蚊香等生活用品,这里便成了一大代表落脚的客栈。

1921年7月中旬,参加一大的代表陆续从北京、广东、湖北和湖南,以及山东等地来到上海,落脚在这里。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的代表,住在西厢房前半间,毛泽东当年才28岁,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事;何叔衡年龄最大,45岁,在湖南通俗报馆谋差。

西厢房朝南的一间约十八平方米,当年是教室,房间里陈设简陋,但整洁干净,放有一张书桌和一个小书架。日落月升,斗转星移,虽经过了95年悠长

不在意。后来排练结束。顺利公演,几轮演出之后,剧组解散。一切归于平静了。

直到两年以后,剧组中的老刘来我家里串门,才告诉我忠文的公案。那个小姑娘当时在剧组和忠文接触多了,爱上忠文了。但是没想到忠文根本没把她当回事,一个外地“漂”在北京的女孩子,心里着

实气不平,于是称自己怀孕了,要忠文负责。谁知忠文这小子混迹江湖什么没见过?完全不

吃那一套,他连糊弄带推脱扬长而去,不想负责。后来是一起参加演出的朋友们前来开解劝慰,陪她聊天散步,一直呆在她身边,慢慢等待着时过境迁。

忠文曾结过婚,我曾经参加过他的婚礼,甚至帮他登台去做主持人。看着他在台上认真表忠心,还是蛮诚恳的。那时候我们以为他浪子回头了,认可婚姻的男人,总算找到了自己从心里满意的爱人了吧。妻子也是我们认识的,人漂亮精明,是那种能拿住忠文的厉害角色。可后来呢,大概没用两年,两人就离婚了。他没和朋友们说是什么原因,但是想象得出,那日子过得不至于拳打脚踢,至少也是鸡犬不宁。

那次婚姻之后忠文就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习惯,又去做逍遥游。我们经常见面,每次见他身边的女人我都不在意,甚至不记得她们的名字,因为不觉得会是件值得认真的事情。心里说或许那就应该是忠文的生活模式。持续一生都是自然而然。

谁知这一次,似乎与以往不同。我们共同的朋友张大哥说忠文要改邪归正。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,是什么让忠文走正道儿了?

“姐呀,我有儿子啦!这女孩子给我生了个儿子哎。”原来如此!我已过五十的忠文,准备江湖收手,原来是有了儿子。

一个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的女孩子拿出了杀手锏,而且是一箭中的。就这样把这个浪荡子收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我问他,“你怎么着啊?不会再换了吧?”“换是换不了

我在学篆刻的初级阶段,是绝对的赵之谦迷。这主要是受了君旬老师的熏陶。当时,老师不但也是赵迷,而且收藏了大量的赵之谦作品。

说“大量”,说出来吓人一跳。老师收藏了一百多方赵之谦的篆刻作品,其数量超过了全国博物馆以及日本人藏品的总和。五十多年前,钱老师曾把珍护的赵印,悉借小子铃拓。那时,我学会了铃印和拓款,老师也早已把他自己的作品交我推拓。蒙他谬赞,还说我比那些收钱推拓的还要出色。

《赵之谦印集》上下二卷,是我亲铃手拓的第一部印谱。那时做印谱很是不易,福建刚恢复生产连史纸,极粗陋。少量的印谱纸也没有印刷厂肯接单印刷。我便自己在木板上刻了印谱的版框,用毛笔蘸了绿色的国画颜料,一枚一枚手工印刷。

印谱里收录了这一方“寿如金石,佳且好兮”(见图)。由于老师购得这方印章的时间较晚,所以以前老师自己编辑的印谱里还没有收录。

而且,在我铃拓期间,老师又借到了几方赵印。因此我铃拓的《赵之谦印集》,较现在桐乡君旬艺术院所藏,多出了四方。可以自信地说,我制作的这部印谱,不但铃拓都十分用心,就收录内容而言,也足以傲视他谱。

赵之谦的篆刻,震古烁今,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。由于篆书出色,印作的篆意盎然。他当然是继承了邓石如、吴让之印从书出的印学主张。不过,确立赵之谦在篆刻史上划时代成就的,却是他祭起的另一面大旗——印外求印。

这方“寿如金石,佳且好兮”,取法汉代镜铭,可说是印外求印的一个绝佳的典范。

镜铭,是铜镜背面的文字。汉代的镜铭,虽有不少带有隶意,但几乎都是古雅的篆书,隽永可爱。“寿如金石,佳且好兮”这八个字采自汉“长宜子孙镜”。句意吉祥,人见人爱。文字的书写也脱胎于是镜。原先的文字率意简练,线条挺拔光洁,造型别具特色。现在的二个“女”旁,即参照了原文,但更为简洁,极具匠心。

印中的“兮”,下部作云纹状,是此印的印眼。也只有天才的赵之谦,才敢作此大胆之极的安排。如佳曲的尾音,渐轻渐远,余音绕梁……

这一笔,虽说极为大胆,却也极为陡险。要在恰到好处。过则俗,过则恶,过则流里流气。这个界限,这个“度”,很难把握。赵之谦之后,有多少印人,想出类拔萃,想做创新的大师,已

啦。就是她把。唉……”嘿!他竟然叹了一口气,告别自难道真的是灾难不成?这可真是,本性难移。

前仆后继,其勇可嘉。遗憾的是,失败的远远超过成功者。

说此印是印外求印的典范,因为从来的印家向不留意汉镜铭文等印章以外的文字。说赵氏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,因为他敢把看到的碑帖,器皿上的文字都拿来入印。秦汉诏版、汉碑碑额、《吴纪功碑》、《郾君开褒斜道碑》等等,都会在他的印面上反映出来。开创了前人没有的面目,丰富多彩,且达到可赏可赞的高度。

赵之谦的印作,如天趣横溢的诗。唐以后,规矩越来越严,格律越来越死,趣味却越来越少。赵氏以后,学他一路的,也难逃这一怪圈。

赵之谦是绍兴人。个性直率。自信,自傲,脾气坏,却天才盖世。他自称“天七人三”,自诩天才因素占了七分,胜过常人。因此,自己认为作品的神妙之处,别人做不到。

他佩服的人不多,逝去的印家中“丁黄邓蒋巴胡陈”,他佩服。余子难堪共酒杯。但他毕竟是慧眼独具的大印家,在一方自用印的边款中,他说“息心静气,乃得浑厚。近人能此者,扬州吴熙再一人而已”,对健在的前辈

让之吴熙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不过,一转过身,又俏皮地说,吴让之的篆刻是“能品”,距他心中的神品尚有距离。

谁都喜欢听好话,吴让之也不能免俗,看到赵之谦赞他“一人而已”,兴冲冲地刻了两个印章送给赵氏。如果,如果他又看到说他仅是“能品”,吴老先生大概要翘胡子生气了。

据说赵之谦为人很讲信用,对亲友很不错的。可惜一生清贫。四十四岁时才任官江西,做过三个地方的知县,那里

当时是贫瘠之地。文人有傲骨,洁身自好,不屑敛刮,不善迎谒。做了十一年的知县,一直未得升迁,七品以终。

赵氏做官以后,无暇刻印。享年仅五十又六。所以他的作品不多。但是其卓犖不凡的篆刻,不仅影响了黄牧甫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大师,至今仍是印家学习的典范。

晚清四大家中,吴让之是帮闲终生;黄牧甫做过大官的幕僚,晚年稍现富裕;赵之谦和吴昌硕都是知县。一个是“一月安东令”、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,但晚年在上海收益颇丰;赵氏则以劳累贫困卒于江西南城任上,身后萧条,靠友朋的赈济,才得以安葬在杭州。

可以这么说,“寿如金石,佳且好兮”仅仅是赵之谦对所有粉丝的祝福而已。



红色客栈

李动

处,他俩都是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。东厢房朝南的小间是教员宿舍,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,他是北大的大学生。沿街的朝南房间原安排广东的代表陈公博和包惠僧。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特派代表,他是《武汉报》的记者,因陈公博另住他处,他便与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同住一处。

的岁月,但建筑依然坚固完好。西厢房朝北的一间住的是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。王尽美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,邓恩铭省立一中的中

学生。东厢房朝北那间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下榻之

正值盛夏,代表们脱去长衫马褂、西服衬衣,有的穿着背心,有的干脆光着膀子,摇着蒲扇解暑。他们昼夜忙于整理和准备汇报各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资料。这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充满了理想和激情,不是坐在房间里埋头写作,就是聚到客室里畅谈交流。

黄校长一家住在楼下,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,代表们与她家人结下了友谊,毛泽东还买糖逗黄校长的女儿玩呢。李汉俊代表住在家望志路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,李汉俊是留日学生,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写作,翻译并介绍了许多马列著作,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,隔壁108号是他哥哥李书城房子,即一大会议召开的地方,李书城曾任高官,其身份也为一大会场

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;北京代表张国焘提前几周就来筹备会议了,他是北大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,与上海的代表李达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,即当年陈独秀的住处,亦是《新青年》所在地。李达是日本留学生,回国后来到上海,住在陈独秀的寓所内,帮助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,并撰写和翻译了许多马列文章。

陈独秀是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,正为修缮校舍争取一笔经费,未能到会。一大代表的落脚点,至今藏在深闺人未识,但愿能作为一大纪念馆的系列,恢复原貌对外开放,让更多的人了解。

明日向你介绍一所红色学校——外国语学社。



读印札记